

THE HOSTILE HOSPIT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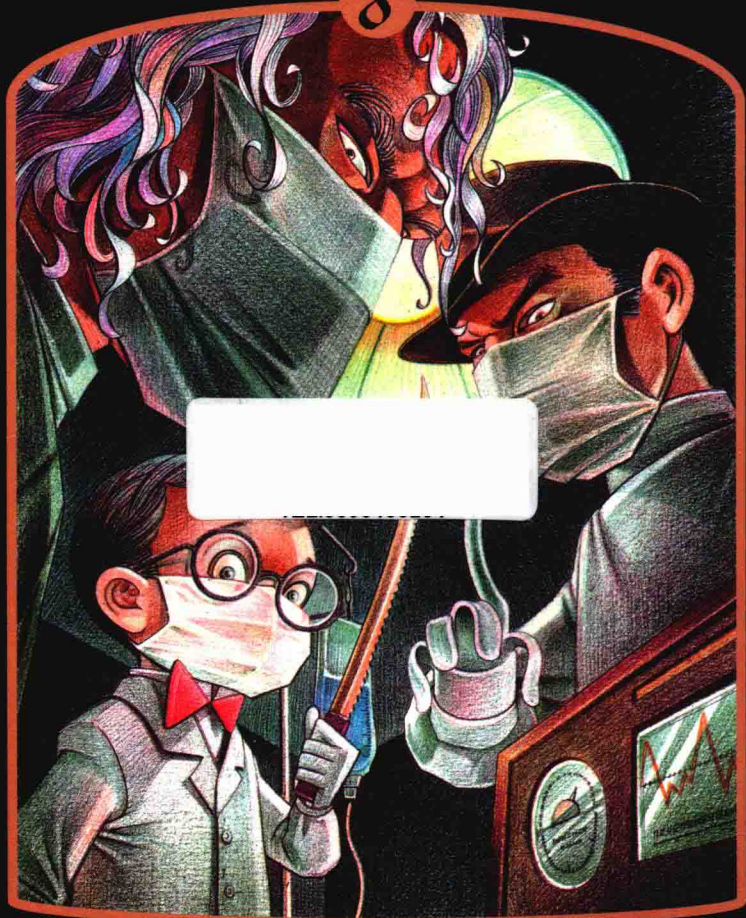
LEMONY SNICKET

# 波特莱尔大冒险

## 真假医生

〔美〕雷蒙尼·斯尼科特 著 李可琪 译

8



人民文学出版社



THE HOSTILE HOSPITAL  
LEMONY SNICKET

# 波特莱尔大冒险 8

## 真假医生

〔美〕雷蒙尼·斯尼科特 著 李可琪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6-6567

THE HOSTILE HOSPITAL by Lemony Snicket

Text copyright © 2001 by Lemony Snicket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Children's Book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真假医生 / (美)雷蒙尼·斯尼科特著;李可琪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8

(波特莱尔大冒险)

ISBN 978-7-02-013142-6

I. ①真… II. ①雷… ②李… III. ①儿童小说-长  
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91076 号

责任编辑:朱卫净 任 战

封面设计:高静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5.875

字 数 94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142-6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1.

村民们打算为了我们没犯下的谋杀罪而把我们  
绑在柱子上烧死句点……

请立即回信句点

我们正身处致命的危险中句点



作者会使用“句点”这个字眼来断句通常有两个原因句点第一个原因是作者在写电报句点电报是一种经由电线传送的电码信息句点在电报里“句点”是代表句子结束的电码句点但作者使用“句点”来断句还有另一个原因句点那就是警告读者他们手上正在阅读的书是非常悲惨不幸的句点假如他们已经开始阅读最好是就此打住不看句点就好比在你手上拿的这本书它描写波特莱尔家的奥薇特、克罗斯和桑妮的可怕经历中一段特别不幸的时光句点假如你够聪明的话应该立刻把书合上把它带到高山上然后从最顶端把书丢下去句点我实在找不出任何理由为什么你要对波特莱尔三姐弟生命中充斥的不幸和悲哀再去多读一个字呢句点这简直就像你冲到街上去撞一辆巴士一样句点这个“句点”记号将是你把“句点”当成警告你停止阅读的最后机会了句点停止阅读这本书中如洪水般涌向你的绝望以及接下来所描写的令人心惊胆战的恐惧句点只要循着“句点”停止阅读就行句点

波特莱尔家的孤儿们停下脚步。现在是清晨时分，三个孩子已经在平坦又陌生的旷野中走了好几个小时。他们口渴了，迷路了，精疲力竭了，这三点都是停止一趟长途

跋涉的好理由，但他们是如此害怕、绝望，想要伤害他们的人又在距离不远的地方，这是他们不得不继续往前走的三个理由。好几个小时之前，三姐弟就不再说话，这样能省下每一分精力，好把一只脚踏在另一只脚的前面。但是现在他们知道，即使只有那么一丁点儿的时间，也必须停下脚步，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做。

孩子们站在“把握良机平价商店”的前面——这是他们开始漫长又狂乱的夜间步行以来遇见的第一栋建筑。商店外面贴着褪色的广告海报，在半圆月凄清的光线下，孩子们可以看见海报上销售的物品，包括新鲜柠檬、塑料刀、肉罐头、白信封、芒果口味的糖果、红酒、皮夹、流行杂志、金鱼缸、睡袋、烤无花果、硬纸箱、维生素，还有许多其他东西。但是，海报上却没有销售“援助”这种产品，而那才是波特莱尔家的孩子们真正需要的东西。

“我想我们应该进去。”奥薇特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条丝带，把头发扎起来。奥薇特是波特莱尔家的老大，也可能是全世界最棒的十四岁发明家。当她必须解决一桩难题时，总是会用丝带把头发扎起来。现在，她正在设法想出办法，好解决自己与弟弟妹妹面临的最大难题。“也许店

里面有人可以帮我们。”她说。

“但也许店里有人在报纸上看过我们的相片。”克劳斯说道，他是波特莱尔家的老二，最近在某个肮脏的牢房里度过了他的十三岁生日。克劳斯有一套诀窍，可以记住自己读过的几千本书里的每一个字。他想到最近在报上读过关于自己的不实报道，便皱起了眉头。“假如他们读过《小道消息日报》，”他继续说，“也许就会相信那些关于我们的可怕描述，这样一来，他们是不可能帮助我们的。”

“阿格里！”桑妮说。桑妮是个婴儿，就像大多数的婴儿一样，身体的不同部位会以不同的速度发育。例如，她虽然只有四颗牙齿，但是每一颗都像成年狮子的牙齿一样锋利。最近她已经开始学习走路，可她仍然不会用所有成人都能理解的方式说话。她的哥哥姐姐立刻明白她说的是：“嗯，我们不能永远走下去！”波特莱尔家的两个大孩子都点头表示同意。

“桑妮说得对，”奥薇特说，“它叫做‘把握良机平价商店’，听起来像是附近方圆数英里以内唯一的建筑物，这可能是我们寻求援助的唯一机会了。”

“而且你看，”克劳斯边说边指向房子高处角落挂的一张海报，“我们可以进去发电报，或许能因此得到援助。”

“我们要发电报给谁？”奥薇特问，于是波特莱尔家的孩子们不得不再一次停下来思考。假如你和大多数人一样，你就会有一堆朋友与家人，在遇到麻烦时可以去找他们。举例来说，假如你半夜醒来，看见一个蒙面女人企图爬进你的卧室窗户，你可以呼叫妈妈或爸爸来帮你把她推出去。假如你发现自己在陌生的城市里完全迷失方向，你可以请警察载你回家。假如你是一位作家，被锁在一家逐渐被水淹没的意大利餐厅，你可以向熟识的锁匠、比萨厨师、海绵商人求救。但是波特莱尔家孤儿们的麻烦，始于父母在火灾中丧生的消息，所以他们无法呼叫自己的妈妈或爸爸。三姐弟也无法找警察来帮他们，因为警察也在整夜追赶他们的人之列。孩子们也无法找熟人帮忙，因为他们熟识的那么多人都无法帮助他们。父母去世之后，奥薇特、克劳斯和桑妮经历了不同的监护人，有些心肠很坏，有些则被谋杀了。其中还有欧拉夫伯爵，一个贪婪、虚伪的坏蛋，他就是导致孩子们半夜孤零零地站在“把握良机平价商店”前面，思索到底世界上还有谁能帮助他们的真正原因。

“波。”桑妮最后说。她说的是波先生，一位咳得很厉害的银行家，在父母死后负责照料他们。波先生从来不想

么管用，但是他心地不坏，也没被谋杀，更不是欧拉夫伯爵，这些好像已经构成孩子们找他帮助的充分理由。

“我想我们可以试试波先生，”克劳斯表示同意，“他能做的最坏回应也只是说句‘不’而已。”

“或是咳嗽。”说完，奥薇特笑了，她的弟弟妹妹也跟着笑了起来，于是三个孩子推开生锈的店门走了进去。

“卢，是你吗？”一个声音叫道，但孩子们没看见说话的人。“把握良机平价商店”里面就像店外一样拥挤，每一寸都塞满了要销售的东西。这儿有陈列芦笋罐头的架子，也有陈列圆珠笔的架子，就紧挨着装洋葱的桶和满是孔雀羽毛的簏子。挂在墙上的有厨房用品，还有枝形吊灯从天花板垂吊下来。地板上铺着几千种不同款式的瓷砖，每一块瓷砖上面都贴了价格标签。“你是来送早报的吗？”那声音问道。

“不是。”奥薇特回答。波特莱尔家的孩子们想走到说话的人那儿，但这实在是有点困难。他们越过一箱猫粮，转过一个角落，看到一排又一排鱼网挡住了去路。

“卢，我不意外。”那声音继续说，三姐弟穿过一摞镜子和一堆袜子，走到一条满是常青藤花盆和运动竞赛书籍的通道。“在对抗疾病义工队（Volunteers Fighting

Disease，简称 VFD）来这儿之前，《小道消息日报》通常都还没送到。”

孩子们停下脚步，寻找声音的来源。他们彼此看了一眼，想到了自己的朋友——夸麦尔家的邓肯和伊莎多拉。邓肯和伊莎多拉原本是三胞胎，但就像波特莱尔家的孩子们一样，他们的父母和兄弟奎格利也死于一场可怕的火灾。夸麦尔两兄妹两次被欧拉夫伯爵绑架，直到最近才成功逃脱，但是波特莱尔家的孩子们不知道是否还能再见到那两位朋友，也不知道是否能解开那两兄妹发现并写在笔记本里的秘密。这个秘密和英文缩写 VFD 有关，但波特莱尔家的孩子们得到的线索只有邓肯和伊莎多拉的那几页笔记本，而且他们还没找到时间把那几页笔记好好看一遍。VFD 义工队会不会是孩子们在寻找的那个最终答案呢？

“不，我们不是卢，”奥薇特叫道，“我们是三个小孩，想发一封电报。”

“发电报？”那声音问。孩子们转过另一个角落，差点迎面撞上对他们说话的人。他的个子很矮，比奥薇特和克劳斯还矮，而且看起来像是长时间没睡觉或没刮胡子了。他两只脚上穿的鞋子不一样，每一只鞋都有价格标签，还

同时穿戴着好几件上衣和帽子。由于全身都被商品盖满了，这人看起来几乎就像商店的一部分，当然，除了他那友善的笑容和肮脏的指甲以外。

“你们一定不是卢，”他说，“卢是个胖子，而你们三个瘦小孩。你们为什么一大早就在这里游荡？要知道，这地方很危险，我听说今天的《小道消息日报》报道了三个谋杀犯就藏匿在附近，只不过我还没读到报纸。”

“报纸的报道不一定是正确的。”克劳斯紧张地说。

店主人皱起眉头。“胡说！”他说，“《小道消息日报》不会刊登不真实的事情。假如报纸说某人是谋杀犯，那么他就是谋杀犯，事情就是这样。哦，你们说想发电报？”

“是的，”奥薇特说，“发给市区的莫瑞特财务管理中心的波先生。”

“从这里发电报到市区要花很多钱。”店主人说。孩子们惊慌地互看了一眼。

“我们一毛钱都没带，”克劳斯承认道，“我们是三个孤儿，所有的钱都是波先生在看管。先生，可不可以拜托你帮帮忙？”

“嗽斯！”桑妮说。

“我妹妹是说‘这是紧急状况’，”奥薇特解释道，“事

实确实如此。”

店主人看了他们一会儿，然后耸耸肩膀。“假如真是紧急状况的话，”他说，“我不会收你们的钱。我从来不对真正重要的事情收取任何费用，比如 VFD 义工队每次停靠在这里的时候，我都让他们免费加油，因为他们做的事情实在是太伟大了。”

“他们都做些什么？”奥薇特问。

“当然是对抗疾病啊，”店主人回答，“VFD 义工队每天一早去医院的途中，都会先停靠在这里。他们每天都投身于鼓舞患者士气这项伟大的事业，所以我不可能会没良心到去收他们的钱。”

“你心肠真好。”克劳斯回答。

“嗯，你会这样说，才是心肠好，”店主人回答，“哦，发报机就在那里，在那些瓷猫旁边，我会教你们怎么用。”

“我们可以自己来，”奥薇特说，“我七岁的时候就自己发明了一个这样的机器，所以我知道怎么连接那些电路。”

“我也读过两本有关摩斯电码的书，”克劳斯说，“所以我可以把我们的信息译成电码。”

“帮帮忙！”桑妮说。

“你们真是优秀的孩子，”店主人微笑着说道，“嗯，那

我就让你们自己去弄了。我希望那位波先生可以在这种紧急状况里帮助你们。”

“非常感谢你，先生，”奥薇特说，“我也希望如此。”

店主人向孩子们挥一挥手，就消失在马铃薯削皮器里面了。孩子们兴奋地互相望望。

“VFD 义工队？”克劳斯对奥薇特悄声说道，“你想我们是不是终于发现什么是 VFD 了？”

“雅克！”桑妮说。

“雅克确实说过有关义工的事情，”克劳斯同意道，“希望我们有时间好好看看夸麦尔兄妹的那几页笔记本，它还在我的口袋里。”

“我们先做该做的事情，”奥薇特说，“也就是发电报给波先生。假如卢送来今天的《小道消息日报》，店主人就不会再认为我们是优秀儿童，而会认为我们是一群谋杀犯。”

“你说得对，”克劳斯说，“在波先生带我们离开这一团混乱以后，我们就会有时间去思考别的事情了。”

“特罗斯里克。”桑妮说，她的意思是：“你是指‘假如’波先生带我们离开这一团混乱以后。”听到这句话，她的哥哥姐姐都神色凝重地点点头。三个孩子走过去看那台

发报机。机器是由拨盘、电线，以及一些奇怪的金属零件组成的，要是我，绝对不敢去碰它，但是波特莱尔家的孩子们对如何操作机器很有自信。

“我知道该如何操作，”奥薇特说，“它看起来很简单。你看，克劳斯，你用这两个金属条轻敲出摩斯电码，我在这里连接电路。桑妮，你站在这里戴上耳机，确定你听到信息已经传出去了。开始吧。”

孩子们开始动作，在这里是指“在发报机周围站定”，奥薇特转动拨盘，桑妮戴上耳机，克劳斯把眼镜擦干净，以便看清楚自己的动作。三姐弟互相点点头，然后克劳斯开始一边敲出电码，一边大声念出来。

“致莫瑞特财务管理中心的波先生，”克劳斯说，“发信者波特莱尔家的奥薇特、克劳斯和桑妮——请不要相信《小道消息日报》刊登的有关我们的报道句点欧拉夫伯爵并没有真的死掉句点我们也没有真的谋杀他句点”

“阿瑞特？”桑妮问。

“句点是代表断句的电码，”克劳斯解释道，“嗯，我接下来要写些什么？”

“在我们到达 VFD 村后不久句点就收到通知说欧拉夫伯爵被逮捕了句点”奥薇特口述道，“虽然那个被捕的人脚

踝上也有一个眼睛刺青而且没有两条眉毛只有一条眉毛但他不是欧拉夫伯爵句点他的名字是雅克斯尼科特句点”

“第二天他就被谋杀了句点而且欧拉夫伯爵和他的女朋友艾丝梅·斯夸乐也来到了村里句点”克劳斯继续敲出电码，“这是窃取我们遗产的计划的一部分句点欧拉夫伯爵伪装成探长说服 VFD 村的村民认为我们才是谋杀犯句点”

“乌克呢？”桑妮建议，克劳斯把她的话译成人们能理解的话，再译成摩斯电码，“同一时间我们发现夸麦尔兄妹被藏在哪里并帮助他们脱身句点夸麦尔兄妹设法给我们几页他们的笔记我们会试着找出 VFD 的真正含义句点”

“我们设法逃离村子因为村民们打算为了我们没犯下的谋杀罪而把我们绑在柱子上烧死句点”奥薇特说道，克劳斯很快地把句子译成电码，又追加了两句自己的话。

“请立即回信句点我们正身处致命的危险中句点”

克劳斯敲完“句点”的“点”字，望着他的姐姐和妹妹：“我们正身处致命的危险中。”虽然他的手没碰发报机，但他仍旧又说了一遍。

“你已经传送出这个句子了。”奥薇特说。

“我知道，”克劳斯小声说，“我不是要把它再在电报里写一遍，只是自言自语而已。‘我们正身处致命的危险中’，似乎直到我在电报里敲出这句话之后，才真正意识到我们面临的危险究竟有多么致命。”

“伊里米。”桑妮说完，把耳机拿掉，以便把头靠在克劳斯的肩膀上。

“我也很害怕，”奥薇特承认，然后拍拍妹妹的肩膀，“但是我确信波先生会帮助我们的，我们总不能单靠自己去解决现在的麻烦。”

“但我们就是这样解决一个又一个麻烦的，”克劳斯说，“自从火灾以后，波先生除了把我们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外，什么都没做。”

“这次他会帮助我们的，”奥薇特强调，虽然她听起来并不太确定，“我们就看着这台机器，每一分钟他都有可能回信给我们。”

“但如果他没回信呢？”克劳斯问。

“科尼克斯。”桑妮小声嘀咕，向哥哥姐姐身边偎得更紧了。她说的是：“那么，我们就孤零零的了。”在一家被货品挤得几乎无法移动的商店里面，讲这句话真是奇怪。但是当他们紧紧坐在一起，注视着发报机时，这句话对波

特莱尔家的孩子们来说一点也不奇怪。他们被尼龙绳、地板蜡、肥皂盒、窗帘、木马、帽子、光纤线、粉红唇膏、干杏子、放大镜、黑伞、长油漆刷、法国号等物品包围着，却觉得越来越孤单了。